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一九三六年



冰
心
作
品
集

1936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36 年

- 一句话 (2)
- 《古老的北京》 [美国] Nym Wales 著 (4)
- 致梁实秋 (2 月 24 日) (11)
- 一封公开信 (12)
- 胰皂泡 (15)
- 记萨镇冰先生 (19)
- 致陶亢德 (5 月 1 日) (27)
- 一日的春光 (28)
- 致陶亢德 (5 月 21 日) (32)
- 西风 (33)

1936 年

一 句 话

那天湖上是漠漠的轻阴，
湿烟盖住了泼刺的游鳞。
东风沉静地抚着我的肩头，
“且慢，你先别说出那一句话！”

那夜天上是密密的乱星，
树头栖隐着双宿的娇禽。
南风戏弄地挨着我的腮旁，
“完了，你竟说出那一句话！”

那夜湖上是凄恻的月明，
水面横飞着闪烁的秋萤。
西风温存地按着我的嘴唇，
“何必，你还思索那一句话？”

今天天上是呼呼的风沙，

风里哀唤着失伴的惊鸦。
北风严肃地擦着我的眼睛，
“晚了，你要收回那一句话？”

一九三六年二月三月。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36 年 5 月 30 日《自由评论》第 25、26 期合刊。）

《古老的北京》

〔美国〕 Nym Wales 著

在她沉默的屈从了日本的时候的一个印象

北京死了，死了，
无耻的，公然的，和那些
在那失去的战场上，受挫被掠
之后的，温暖裸露的生物
一同死去了，
死了……是应当有点反抗的声音的，
而这里只有微呻的惨默，
是应当有些生气和动作的，
而这里只有不抗斗的退败，四
肢五脏都冷了。
这时应当有点生气……自然凡
是伟大的帝都，不肯不出
一丝抗斗的声音便投降了的？

这庞大崇高的城墙是不肯的，
他有坚厚的铁门，有箭楼
雉堞，二千年来，这城墙
不断的回应着那凯旋者的欢呼。
这里应当有战胜者的绝叫，和
那被征服者的叹息，
至少也应当有半夜的酸风，为
那被忘却的鬼雄哭泣。
但是没有，这些都没有。
只在日本使馆里有揖让的佩刀
铿锵的声响，
只有高高的脉搏般的飞机的声
音，在白翼上和平的画着
光明的红日……
在回应着，在回应这些的
只有那熟闻的乞丐的哀啼，
恬然的布贩的叫卖，
以及在北楼上妖狐的怪噪。
放弃城钥的时候，连一点雄壮
的仪式都没有；
城钥挂出在铁的城门之外……
没有剧意，没有感情，只有履
行日课般的解嘲的分说。

多么像一出丑戏，这坚厚的中
古的城墙，划带着胡虏的箭痕，
多么像一出丑戏，还有巨翼的
黑影在上面覆盖着！
可是这还不够做那“永远不会
演出”的那出戏的布景。
这里还没有大胆的要求以城中
的珍宝来偿还那诡笑的奸谋，
在这交易场所的地板上也还没
有金银相触的响亮的声音。
但有些地方听得见细语，在严闭的门后，
在秘密的店里，
那些字眼，是预备将来历史家作为
文章标题的字眼：
“一定不要有变乱……倡乱的是土匪
……枪毙那要打仗的土匪！……
产业是值钱的……银行会要倒闭！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财产，
我们的财产……
这是不容争执的，多么无谓
……让我们要和平与秩序吧。”
因此，为着眼前的羹饭，她卖
出了她的灵魂，她那破烂的，不值钱

的，卑污的商家地主的灵魂，
而且假如那买主没有看出，谁晓得这不是
一个公平交易呢？

北京死了，死了
可怜的无望的死了。
呵，你要感到悲痛，看一座端严皇后似的大
城，失去了她的光荣。
因为她被强污，说到她，你要带着愁苦
如同诗人说到他心灵上城池的陷落。
但是北京并不是被人强污，
不过只像一个白痴妓女的强污，是被卖也
得了报酬的。
而且北京，古老的北京，在她悠久的历史中
从来没有不挣扎就屈服了的，
北京现在不是皇家的了，她那幽灵出没的
宫殿，用空洞的眼睛瞪视着你，
在那曾是禁城的，皇宫琉璃瓦上的龙檐，
在那一行行黄瓦上的金龙，
看过去又顺懦又老实，
和那秋天的屋顶上，一行行平铺着晒干的，
金黄的玉米上的毛毛虫一般。
北京死了，死了，

一场小说上封建的英雄的时代
都掩埋在无人翻读的古卷纸灰中了。
也没有骑士，旗帜飞扬的驰过通行，
为防卫帝座，为防卫他们妻子而应战。
这些侵略者既不要他们的妻房，也不伤害
他们的子女。
他们只要一件温善而高贵的东西。
买卖的自由……河北的棉产……公开的市场……
悠长的，清平的，火车与驼运的道路，
为战时的运输，为巨量的鸦片贸易。
为那装箱的货物，不纳税的转运……
严厉的压迫大学里的青年，
不再有五四的激感，关于日本不再有凶恶
的言词……
让我们做朋友，亲善的商人和买办。
何必说什么奴隶与主人？
古老的哈德门大街，从前总是尘土飞扬，黯
淡的充满了灰蓝的衣衫，
但现在却是华繁的和服，许多鲜艳华繁的
和服……
去年是没有的——从前只是黯淡的单调。
这些和服，看过去又新又鲜，夺目的，

如同枯叶堆里长出春花般的惊人。
今天我看见一个日本小孩，用他那光着的、
不可抵御的日本脚趾头，
使劲的踢着一个庄严的山东警察：
他羞愧了——不是那小孩子，是那高大的
警察——因为山东是出中国最勇敢战
士的地方……

我就掉头他顾，一边想着，
想着多么奇怪，这雄伟谦和的中国人；这渺
小鲁莽的日本人……

奇怪为什么这里木屐尖锐的步伐
会喧夺了那布鞋的轻柔的踢踏，
遮盖了那街上戈壁骆驼的软步

……

在富士山影下东京是美丽的，
在微雾里，在岛雨中，
又素洁，又颤响，又是新建的。
但如把她移放在空漠的北京天空之下，
笼罩了尘土的西山旁边，
我想东京不会有那么美。
似乎模糊的觉到不必需有两个以上的东
京，
而坚定的，情感上的重要，必需留下一个古

老的北京，
一个死的，麻木的，匍匐的北京，无耻的、
唯利是图的，讥嘲的，练达的，没有胆
力也没有惧怕。

1936年2月24日夜译毕

致 梁 实 秋

实秋：

本诗见于《Asia》月刊，去年十二月号，作者之名是假名，请你注明。

此诗已由杨白萍君译过，在《北大周刊》（一月十三日出版）登出。他的也有错误。请你千万替我校对改正一下，感甚，祝即安

冰 心拜 二十四日夜

一封公开信

史先生：

真没有想到“你编的刊物”仍在等我的稿子，更没有想到我直到今日，还不能写出一篇东西来！

你知道我的身体本来不大好，而且我的零零碎碎的事情也特别的多。其实这还不是一个最大的理由，我有一个很坏的习惯，就是我的写作，必须在一种特殊的心境之下，若是这种心境抓不到，有时我能整夜的伸着纸，拿着笔，数小时之久，写不出一个字来，真是痛苦极了！

这种心境的来到，是很突然的，像一阵风，像一线闪光，有一个人物，一件事情，一种情感，在寂静中，烦闷中，惆怅中，忧郁中，忽然来袭，我心里就忽然清醒，忽然喜悦，这时心思会通畅得像一股急流的水，即或时在夜半，我也能赶紧披衣起坐，在深夜的万静中来引导这思潮的奔涌。

年来只这样的守着这“须其自来，不以力构”的

原则，写作便越来越少，有时为着朋友的敦促，不得不在勉强的情境下，胡乱地写些“塞责”的东西，胡乱的寄了出去，等到排印了出来，自己重看一遍时，往往引起无穷的追悔。——自然越不写越涩，越涩越不写，这种情形，是互为因果的，可是我总得不到相当的解决的方法。

前几天夜里，我夜半醒来，忽然想到“凤凰”，它是一种神鸟，会从自己的灰烬里高举飞翔，——也许多会儿我把自己的一切，烧成灰，一堆纤细洁白的灰，然后让我的新的心魂，从这一堆灰上高举凌空……我想把这段意思写成诗，可怜，对于诗，我此调久已不弹了！

话说回来，我如今不打算老是等候着这“不可必期”的心境，我要多多的看书，看到好的，要翻译翻译，来活泼我的这支笔，然后，也要不意的，从别人的意境里，抓到了灵感，那时我再写。我对于自己还不灰心，虽然有时着急，我知道我的“无限”，同时也知道这“无限”的限度。

让我在这里止住。记得你曾说过书信也可，假如你不介意，此信可以公开，千万原谅我的苦处。

祝你好！

三月八夜于燕大。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36 年 4 月 1 日《人间世》第 2 期。)

胰 皂 泡

小的时候，游戏的种类很多，其中我最爱玩的是吹胰皂泡。

下雨的时节，不能到山上海边去玩，母亲总教给我们在廊子上吹胰皂泡。她说是阴雨时节天气潮湿，胰皂泡不容易破裂。

法子是将用剩的碎胰皂，放在一支小木碗里，加上点水，和弄和弄，使它融化，然后用一支竹笔套管，沾上那粘稠的胰皂水，慢慢地吹起，吹成一个轻圆的网球大小的泡儿，再轻轻的一提，那轻圆的球儿，便从管上落了下来，软悠悠的在空中飘游。若用扇子在下边轻轻的扇送，有时能飞到很高很高。

这胰皂泡，吹起来很美丽，五色的浮光，在那轻清透明的球面上乱转。若是扇得好，一个大球，会分裂成两三个玲珑娇软的小球，四散分飞。有时吹得太大了，扇得太急了，这脆弱的球，会扯成长圆的形式，颤巍巍的，光影零乱，这时大家都悬着心，仰着头，

停着呼吸，——不久这光丽的薄球，就无声的散裂了，胰皂水落了下来，洒到眼睛里，使大家都忽然低了头，揉出了眼泪。

静夜里为何想到了胰皂泡？——因为我觉得这一个个轻清脆丽的球儿，像一串美丽的画梦！

像画梦，是我们自己小心的轻轻吹起的，吹了起来，又轻轻的飞起，是那么圆满，那么自由，那么透明，那么美丽。目送着她，心里充满了快乐，骄傲，与希望，想到借着扇子的轻风，把她一个个送上天去送过海去。到天上，轻轻地挨着明月，渡过天河大跟着夕阳西去。或者轻悠悠的飘过大海，飞越山巅，又低低的落下，落到一个美人的玉搔头边，落到一个浓睡中的婴儿的雏发上……

自然的，也像画梦，一个一个的吹起，飞高，又一个一个的破裂，廊子是我们现实的世界，这些要她上天过海的光球，永远没有出过我们仄长的廊子！廊外是雨丝风片，这些使我快乐，骄傲，希望的光球，都一个个的在雨丝风片中消失了。

生来是个痴孩子，我从小就喜欢做画梦，做惯了梦，常常从梦中得慰安，生希望，越做越觉得有道理，简直不知道自由是在做梦，最后简直把画梦当做最

高的理想，受到许多朋友的劝告讥嘲。而在我的精神上的胰皂泡没有一破灭，胰皂水没有洒到我的心眼里使我落泪之先，我常常顽强的拒绝了朋友的劝告，漠视了朋友的讥嘲。

自小起做的画梦，往少里说，也有十余个，这十几年来，渐渐的都快消灭完了。有几个大的光球，破灭的时候，都会重重的伤了我的心，破坏了我精神上的均衡，更不知牺牲了我多少的眼泪。

到现在仍有一两个光球存在着，软悠悠的挨着廊边飞。不过我似乎已超过了那悬心仰头的止境，只用镇静的冷眼，看她慢慢的往风雨中的消灭里走！

只因常做梦，我所了解的人，都是梦中人物，所知道的事，都是梦中的事情。梦儿破灭了当然有些悲哀，悲哀之余，又觉得这悲哀是冤枉的。若能早想起儿时吹胰皂泡的情景与事实，又能早觉悟到这美丽脆弱的光球，是和我的画梦一样的容易破灭，则我早就是个达观而快乐的人！虽然这种快乐不是我所希望的！

今天从窗户里看见孩子们奔走游戏，忽然想起这一件事，夜静无事姑记之于此，以志吾过，且警后人。

三，二十二，一九三六。北平。

(本篇最初发表于上海《大公报》1936年4月27日。)

记萨镇冰先生

萨镇冰先生，永远是我崇拜的对象，从六七岁的时候，我就常常听见父亲说：“中国海军的模范军人，萨镇冰一人而已。”从那时起，我总是注意听受他的一言一行，我所耳闻目见的关于他的一切，无不加增我对他的敬慕。时至今日，虽然有许多儿时敬仰的人物，使我灰心，使我失望，而每一想到他，就保留了我对于人类的信心，鼓励了我向上生活的勇气。

底下所记的关于萨先生的嘉言懿行，大半是从父亲谈话中得来的。——事实的年月，我只约略推算，将来对于他的生平材料搜集得比较完全时，我想再详细的替他写一本传记。——在此我感谢我的父亲，他知道往青年人脑里灌注的，应当是哪一种的印象。

海军上将萨镇冰先生，大名是鼎铭，福建闽侯人，一八六〇年（？）生，十二岁入福州马尾船政学校，作第二班学生。十七八岁出洋，入英国格林海军

大学 (Green—Wich College), 回国后在天津管轮学堂任正教习。那时父亲是天津水师学堂驾驶班的学生, 自此和他相识。

在管轮学堂时候, 他的卧室里用的是特制的一张又仄又小的木床, 和船上的床铺相似, 他的理由是, “军人是不能贪图安逸的, 在岸上也应当和在海上一样。”他授课最认真, 对于功课好的学生, 常以私物奖赏, 如时表之类, 有的时候, 小的贵重点的物品用完了, 连自己屋里的藤椅, 也搬了去。课外常常教学生用锹铲在操场上挖筑炮台。那时管轮学堂在南边, 水师学堂在北边, 当中隔个操场。学堂总办吴仲翔住在水师学堂。吴总办是个文人, 不大喜欢学生做“粗事”。所以在学生们踊跃动手, 锹铲齐下的时候, 萨先生总在操场边替他们巡风, 以备吴总办的突来视察。

父亲和萨先生相熟, 是从同在“海圻”军舰服务时起 (一九〇〇年左右), 那时他是海军副统领, 兼“海圻”船主, 父亲是副船主。

庚子之变, 海军正统领叶祖珪, 驻海容舰, 被困于大沽口。鱼雷艇海龙海犀海青海华四艘, 已被联军舰队所掳。那时北洋舰队中的海圻, 海琛, 海筹, 海天等舰, 都泊山东庙岛, 山东巡抚袁世凯, 移书请各舰驶入长江, 以避敌锋, 于是各船纷纷南下, 只海圻

坚泊不动。在山东义和团杀害侨民的时候，萨先生请蓬莱一带的教士侨民悉数下船，殷勤招待，乱事过后，方送上岸。那时正有美国大巡洋舰阿利干号（Oregon）在庙岛附近触礁，海圻又驶往救护，美国国会闻讯，立即驰函道谢，阿利干舰长申谢之余，也恳劝萨先生南下，于是海圻才开入江阴。

在他舰南开，海圻孤泊的时候，军心很摇动，许多士兵称病上岸就医，乘间逃走，最后是群情惶遽，聚众请愿，要南下避敌。舱面上万声嘈杂，不可制止，在父亲竭力向大家劝说的时候，萨先生忽然拿把军刀，从舱里走出，喝说着：“有再说要南下的，就杀却！”他素来慈蔼，忽发威怒，大家无不失色惊散，海圻卒以泊定。——事后有一天萨先生悄然的递给父亲一张签纸，是他家人在不得海圻消息时，在福州吕祖庙里求的，上面写着：“有剑开神路。无妖敢犯邪。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两人大笑不止。

萨先生所在的兵舰上，纪律清洁，总是全军之冠。他常常捐款修理公物，常笑对父亲说，“人家做船主，都打金镯子送太太戴，我的金镯子是戴在我的船上。”有一次船上练习打靶，枪炮副不慎，将一尊船边炮的炮膛，划伤一痕。（开空炮时空弹中也装水，以补足火药的分量，弹后的铁孔，应用铁塞的，炮手误用木塞，以致施放时炮弹爆裂，碎弹划破炮膛而

出。)炮值二万余元，萨先生自己捐出月饷，分期赔偿。后来事闻于叶祖珪，又传于直隶总督袁世凯，袁立即寄款代偿，所以如今海圻船上有一尊船边炮是袁世凯购换的。

他在船上，特别是在练船上，如威远康济通济等舰常常教学生荡舢舨，泅水，打靶，以此为日课，也以此为娱乐。驾驶时也专用学生，不请船户。(那时别的船上，都有船户领港，闽语所谓之“曲蹄”，即以舟为家的疍民。)叶统领常常皱眉说：“鼎铭太肯冒险了，专爱用些年轻人！”而海上的数十年，他所在的军舰，从来没有失事过。

他又爱才如命，对于官员士兵的体恤爱护，无微不至。上岸公出，有风时舢舨上就使帆，以省兵力。上岸拜会，也不带船上仆役，必要时就向岸上的朋友借用。历任要职数十年，如海军副大臣、海军总长、福建省长等，也不曾用过一个亲戚。亲戚远道来投，必酌给川资，或作买卖的本钱，劝他们回去，说：“你们没有受过海上训练，不能占海军人员的位置。”——如今在刘公岛有个东海春铺子，就是他的亲戚某君开的，专卖烟酒汽水之类，作海军人的生意——只有他的妻舅陈君，曾做过通济练船的文案，因为文案本用的是文人的缘故。

萨先生和他的太太陈夫人，伉俪甚笃。有一次他

在烟台卧病，陈夫人从威海卫赶来视疾，被他辞了回去，人都说他不近人情。而自他三十六岁，夫人去世后，就将子女寄养岳家，鳏居终身。人问他为何不续弦，他说：“天下若再有一个女子，和我太太一样的我就娶。”——（按萨公子即今铁道部司长萨福钧先生，女公子适陈氏。）

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清简，洋服从来没有上过身，也从未穿过皮棉衣服，平常总是布鞋布袜，呢袍呢马褂。自奉极薄，一生没有做过寿，也不受人的礼。没有一切的嗜好，打牌是千载难逢的事，万不得已坐下时，输赢也都用铜子。

他住屋子，总是租那很破敝的，自己替房东来修理，栽花草，铺双重砖地，开门辟户。屋中陈设也极简单，环堵萧然。他做海军副大臣时，在北平西城曾买了一所小房，南下后就把这所小房送给了一位同学。在福建省长任内，住前清总督衙门，地方极大，他只留下几间办公室，其余的连箭道一并拆掉，通成一条大街，至今人称肃威路，因为他是肃威将军。

“肃威”两字，不足为萨先生的考语，他实是一个极风趣极洒脱的人。生平喜欢小宴会，三五个朋友吃便饭，他最高兴。所以遇有任何团体公请他，他总是零碎的还礼，他说：“客人太多时，主人不容易应酬得周到，不如小宴会，倒能宾主尽欢。”请客时一

切肴饌设备，总是自己检点，务要整齐清洁。也喜欢宴请西国朋友。屋中陈设虽然简单，却常常改换式样。自己的一切用物文玩，知道别人喜欢，立刻就送了人，送礼的时候，也是自己登门去送，从来不用仆役。

他写信极其详细周到，月日地址，每信都有，字迹秀楷，也喜作诗，与父亲常有唱和之作。他平常主张海军学校不请汉文教员，理由是文人颓放，不可使青年军人，沾染上腐败的习气。他说：“我从十二岁就入军校，可是汉文也够用的，文字贵在自修，不在乎学作八股式的无性灵的文章。”我还能背诵他的一首在平汉车上作的七绝，是：“晓发襄江尚未寒，夜过荣泽觉衣单，黄河桥上轻车渡，月照中流好共看。”我觉得末两句真是充分的表现了他那清洁超绝的人格！

我有二十多年没有看见他了，至今记忆中还有几件不能磨灭的事：在我五六岁时，他到烟台视察，住海军练营，一天下午父亲请他来家吃晚饭，约定是七时，到六时五十五分，父亲便带我到门口去等，说：“萨军门是谨守时刻的，他常是早几分钟到主人门口，到时候才进来，我们不可使他久候。”我们走了出去，果然看见他穿着青呢袍，笑容满面的站在门口。

他又非常的温恭周到，有一次到我们家里来谈公事，里面端出点心来，是母亲自己做的，父亲无意中告诉了他。谈完公事，走到门口，又回来殷勤的说：“请你谢谢你的太太，今天的点心真是好吃。”

父亲的客厅里，字画向来很少，因为他不是鉴赏家，相片也很少，因为他的朋友不多。而南下北上搬了几次家，客厅总挂有萨先生的相片，和他写赠的一副对联，是“穷达尽为身外事，升沉不改故人情。”

听说他老人家现在福州居住，卖字作公益事业。灾区的放赈，总是他的事，因为在闽省赤区中，别人走不过的，只有他能通行无阻。在福州下渡，他用海军界的捐款，办了一个模范村，村民爱他如父母，为他建了一亭，逢时过节，都来拜访，腊八节，大家也给他熬些腊八粥，送到家去。

此外还有许多从朋友处听来的关于萨先生的事，都是极可珍贵的材料。夜深人倦，恕我不再记述了，横竖我是想写他的传记的，许多事不妨留在后来写。在此我只要说我的感想：前些日子看到行政院“澄清贪污”的命令，使我矍然的觉出今日的贪污官吏之多，擅用公物，虽贤者不免，因为这已是微之又微的常事了！最使我失望的是我们的朋友中间，与公家发生关系者，也有的以占公家的便宜为能事，互相标榜夸说，这种风气已经养成，我们凋敝绝顶的邦

家，更何堪这大小零碎的剥削！

我不愿提出我所耳闻目击的无数种种的贪污事实，我只愿高捧出一个清廉高峻的人格，使我们那些与贪污奋斗的朋友们，抬头望时，不生寂寞之感……

在此我敬谨遥祝他老人家长寿安康。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夜。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36 年 6 月《青年界》第 10 卷第 1 号。）

致陶亢德^①

陶先生：

来信敬悉，关于作稿，岂明先生已催过两次了，只因牙疾，不能写作，抱歉之极。《北平特辑》很动人，颇想写他一写，题目一时不能定，因为我作稿，常常是后定题目的。在可能范围内，拙稿总拟在五月中旬奉上不误。此请撰安

语堂先生前代候

冰 心拜

五月一日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① 陶亢德，《宇宙风》的编者。

一日的春光

去年冬末，我给一位远方的朋友写信，曾说：“我要尽量的吞咽今年北平的春天。”

今年北平的春天来的特别的晚，而且在还不知春在在哪里的时候，抬头忽见黄尘中绿叶成荫，柳絮乱飞，才晓得在厚厚的尘沙黄幕之后，春还未曾露而，已悄悄的远引了。

天下事都是如此——

去年冬天是特别的冷，也显得特别的长。每天夜里，灯下孤坐，听着扑窗怒号的朔风，小楼震动，觉得身上心里，都没有一丝暖气，一冬来，一切的快乐，活泼，力量，生命，似乎都冻得蜷伏在每一个细胞的深处。我无聊地慰安自己说，“等着罢，冬天来了，春天还能很远么？”

然而这狂风，大雪，冬天的行列，排得意外的长，似乎没有完尽的时候。有一天看见湖上冰软了，我的心顿然欢喜，说，“春天来了！”当天夜里，北风又卷

起漫天匝地的黄沙，忿怒的扑着我的窗户，把我心中的春意，又吹得四散。有一天看见柳梢嫩黄了，那天的下午，又不住的下着不成雪的冷雨，黄昏时节，严冬的衣服，又披上了身。有一天看见院里的桃花开了，这天刚刚过午，从东南的天边，顷刻布满了惨暗的黄云，跟着干枝风动，这刚放蕊的春英，又都埋罩在漠漠的黄尘里……

九十天看看过尽——我不信了春天！

几位朋友说，“到大觉寺看杏花去罢。”虽然我的心中，始终未曾得到春的消息，却也跟着大家去了。到了管家岭，扑面的风尘里，几百棵杏树枝头，一望已尽是残花败蕊；转到大工，向阳的山谷之中，还有几株盛开的红杏，然而盛开中气力已尽，不是那满树浓红，花蕊相间的情态了。

我想，“春去了就去了罢！”归途中心里倒也坦然，这坦然中是三分悼惜，七分憎嫌，总之，我不信了春天。

四月三十日的下午，有位朋友约我到挂甲屯吴家花园去看海棠，“且喜天气清明”——现在回想起来，那天是九十春光中唯一的春天——海棠花又是我所深爱的，就欣然的答应了。

东坡恨海棠无香，我却以为若是香得不妙，宁可

无香。我的院里栽了几棵丁香和珍珠梅，夏天还有玉簪，秋天还有菊花，栽后都很后悔。因为这些花香，都使我头痛，不能折来养在屋里。所以有香的花中，我只爱兰花，桂花，香豆花和玫瑰，无香的花中，海棠要算我最喜欢的了。

海棠是浅浅的红，红得“乐而不淫”，淡淡的白，白得“哀而不伤”，又有满树的绿叶掩映着，秾纤适中，像一个天真，健美，欢悦的少女，同是造物者最得意的作品。

斜阳里，我正对着那几树繁花坐下。

春在眼前了！

这四棵海棠在怀馨堂前，北边的那两棵较大，高出堂檐约五六尺。花后是响晴蔚蓝的天，淡淡的半圆的月，遥俯树梢。这四棵树上，有千千万万玲珑娇艳的花朵，乱烘烘的在繁枝上挤着开……

看见过幼稚园放学没有？从小小的门里，挤着的跳出涌出使人眼花缭乱的一大群的快乐，活泼，力量，和生命；这一大群跳着涌着的分散在极大的周围，在生的季候里做成了永远的春天！

那在海棠枝上卖力的春，使我当时有同样的感觉。

一春来对于春的憎嫌，这时都消失了，喜悦的仰

首，眼前是烂漫的春，骄奢的春，光艳的春，——似乎春在九十日来无数的徘徊瞻顾，百就千拦，只为的是今日在此树枝头，快意恣情的一放！

看得恰到好处，便辞谢了主人回来。这春天吞咽得口有余香！过了三四天，又有友人来约同去，我却回绝了。今年到处寻春，总是太晚，我知道那时若去，已是“落红万点愁如海”，春来萧索如斯、大不必去惹那如海的愁绪。

虽然九十天中，只有一日的春光，而对于春天，似乎已得了报复，不再怨恨憎嫌了。只是满意之余，还觉得有些遗憾，如同小孩子打架后相寻，大家忍不住回嗔作喜，却又不肯即时言归于好，只背着脸，低着头，撅着嘴说，“早知道你又来哄我找我，当初又何必把我冰在那里呢？”

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日夜，北平。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36 年 6 月 1 日《宇宙风》第 18 期。）

致 陶 亢 德

陶先生：

收条一纸，寄奉，并谢。

欧行通讯，已有多处相约，编辑们都是相熟朋友，颇觉得难于应付。将来或写出各种形式文字，如“欧行通讯”、“欧游杂记”等，分头登寄。《宇宙风》当然会有一份，行程定经美赴欧，七月初定可到沪，旅程通讯住址俟到沪后再函告不误，匆复。

祝

撰安

冰 心

五、二十一。

（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

西 风

秋心支颐靠着车窗坐着，茫然的凝注着窗外掠过眼前的萧瑟的大地。“秋深了！”她萧索的百无聊赖的心情，向着她这样低低的呼唤。

田野已经过一番收割，一根根截短的剩余的高粱梗头，在黄昏残薄的日色下，映出修长的森立的淡影。野草枯黄，田土也干缩的裂开。轨道两旁秋柳的黄条，在秋风尘土之中，摇曳出可怜的飘忽的情调。“秋深了！”秋心忽然轻轻的微唱了出来。

近来所渐渐觉得的，这一两天似乎更显得不可支持。火车上的秋心，在独自旅行的途程上，看着窗外无边枯黄的落叶，听着窗外萧飒飞卷的秋风，她心里更深深的阴郁了。

无聊的整一整衣裳，重新坐好，看一看这一排排对坐的同行的旅伴，似乎这悠久单调的震动，使大家都生出倦容。谈话的暂时停住，欠伸起来，大声唤茶。小孩子倚睡在呆望窗外的母亲身上。这一切都显出

厌倦，烦乱，和无聊。“这些都是我生命旅途中的同伴了！”秋心皱着眉又望着窗外。

“别了，秋心，你的事业是神圣的，平庸的我，本不应来阻碍你前途的光明，在此我向你诚敬哀伤的挥手，我要退立像一朵墙角的孤花，仰望着你满月的银光从天边徐徐升起。

“别了，我的朋友，在此我献上了最后的珍重，最后的你容许我表示的忠诚。有一天，我们都到了‘卷地西风，半帘残月’的中年时候，有一丝丝寂寞感伤的消息，到你心上来时，请你不要忘了仍有一个诚恳的灵魂在追随着你，随时乐意贡献上他微薄的慰安。”

这是远得她拒绝的信后，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中的末一段，到了“卷地西风”的今日，使得秋心忽然又想了起来。忽忽又是十年了，也知道他在写这信之后，不久，就结婚了。“这是男子！”秋心当时似乎有点鄙夷，“男子所要求的只是一个能使自己生活安定的妻子，所谓之热爱，忠诚，只是求爱期中的一种欺人之语。只看远总是说没有了我便没有了前途，如今也一样的撇下了！”同时她自己正在妙年，虽然对远很有感情，而想到自己远大的前途，似乎不甘心把自己年来的教育和训练都抛弃了，来做一个温柔的

妻子，知道远的生活告了一个段落，她倒也安了心，在轻微的怅惘之中，还写了一封很高兴亲热的信，去给他们道贺。

自此便隔绝了，从间接的消息知道远的工作很成功，也知道他常到北平来，但十年中却没有见过面，也许是远特意相避，也许是没有机缘，秋心倒有点牵挂着远了。

“有一丝丝寂寞感伤的消息，到你心上来时……”秋心微微的叹一口气，不由自主的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拿起皮夹，惘然的往餐车上走。

餐车上只寥寥的坐着三四个人，都在看着报，吸着烟，用完了点心，还不就走，也似乎因为这车上宽敞，来疏散疏散的。秋心默然的拣了一张近门的桌子坐下，叫来了一杯咖啡。

左手轻轻扶着盘沿，右手轻轻的拈着银匙，痴痴的看着杯上微微升绕的热气。“……请不要忘了，仍有一个诚恳的灵魂，在追随……”车门很响的一声关了，关断了情绪，秋心无聊的抬起头来，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只觉得心一阵跳，脸一阵热，进来的是远，十年不见的远！

在不容思索之顷，彼此惊讶错乱的招呼了。远嘴唇颤动的微笑着。在她伸手指点之下，便坐在她的对面。

定了定神，秋心抬头仔细端详着远，十年的流光，在远的身上，并不曾划出多少痕迹。他依然很年轻，面庞比从前还显得丰满。一身整齐的行装，右手无名指上，多了一个戒指。

远也在望着自己，从他惊讶的目光中，秋心历历的看出了自己的憔悴，心里似乎凉了一下。远这时已完全镇定了，靠着椅背，他微笑着说：“真没有想到在这里遇见你，年来都好吧，听说你工作很顺利的。”

秋心也微笑着：“还好，你呢？”这一句话竟像叹息。

远说：“我家住上海，事情也在上海。”这时仆役过来，远也叫了一杯咖啡，还要了一盘点心，“整天只是忙，不过事情还顺手，家里也都好，你知道我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他脸上露出了笑容。

点心来了，远便让秋心吃，一面又问她到哪里去。秋心说：“我到塘沽上船，到上海赴会去。许多日子没有坐船了，想走一段海程，休息一下。”远很高兴的说：“巧得很，你乘的可是‘顺天’？我也是坐这船走。我喜欢看海上的月亮，住上海的人，连月亮都看不痛快的。”

两个人一时都望着窗外，这时外面是一望无际的浅水和芦花，塘沽在望了。秋心忽然觉得有意外的欢喜，微笑的站了起来。说：“快到了，我去收拾收

拾东西去。”远也忙站起说：“我也就来，这顿点心让我请了吧，我们小火车上见。”一面说着，侧身替秋心开了车门，这笑容，这一切，秋心觉得中间的十年轻轻的都挪开了。

坐了一段的小火车，便到了船下。白衣的船主和他的助手们都笑容满面的排立在船舷边，把客人往上让。

船上的仆役把秋心带到她定下的舱室。放下了提箱，从圆窗里看见岸上的工人们已扛开了跳板，岸上的一切，已向后移动。浑黄的波浪微触船身作响。屋里一切已模糊了，她随手便捻开了电灯。

灯光下照着镜子，她看见了发上的尘土，眼边的黑晕，和脸上困乏憔悴的神情，“不像从前了！”她呆立了一会，听见晚餐钟响，才惊醒似的，连忙易衣洗脸，又在颊上淡淡的敷上一层许久未用的胭脂。

走到餐室，大家都坐下了，这大餐间里都是外国人。远独自一个坐了一个小圆桌子，仆役便把秋心让到远的桌上来。

远似乎也已换了衣掌，灯光之下，雪白的领，蓝底白点的领带，青呢的衣服，净过了的脸，双颊上飞着健康的红晕。看见秋心走来，便连忙站起，替她推好了椅子，两人相对坐下。抬起头来，这杯盘，这肴饌，这屋里充满着的外国的语音，把他们完全送到十

年前国外的回忆中了！

两个人都暂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泛泛的说着中外饭菜的优劣。一面说着，远看着对坐的秋心，觉得比下午初见时，她似乎又年轻了一点，一件浅蓝洒白花的长衣，很合式的裹住她瘦小的身躯，长眉修目，依然秀媚，只粉光掩不住她眼旁微微的皱纹，黑大的眼珠中，也不再流动着十年前活泼飞扬的光彩了。

谈话渐渐的流滑了，提到从前许多朋友的近况，彼此都叹息着年光之消逝。谈到朋友们许多的笑话，秋心竟然发出了很自然欢畅的笑声。

饭后大家纷纷离座。秋心也慢慢的站起，走向门外，远跟着过来，这时已出了大沽口外，海上升起明月，海波上颤动着闪烁的银星，泱泱的海风之中，两人不自觉的慢慢的往最高层上走。

上面的月光更好了，桅影墨线画成似的，长长的印在平滑的船板上，驾驶室外的船桥上，看见白衣的官员在如晕的月影中，往来巡视，也听得见他们吸烟笑语。四顾着赞叹了之后，秋心便拣了一张向月的椅子坐下，远也坐在她的旁边。

抬头望时，世界上的一切都撇下了，这里只有一轮明月，一片大海，一只生疏的船，向着茫茫的海天中走。这舱面上只有她，只有远，自己十年来心中常常记挂着的远，如今奇迹似的很亲近的坐在自己的

旁边了。仰望着那满月的银光，从天边徐徐升起。“……不要忘了，仍有一个诚恳的灵魂……”秋心忽然回头注视着远，心里涌上了惭愧与酸辛。

远没有看着她，也没有望着月，只凝注着这璀璨流动的海波，眼光很沉静，觉到秋心回头看他，也就回过头来，含着笑刚要说话，月光下看见了秋心眼里闪烁盈盈欲坠的两个泪珠，他忽然起了趑趄。微微的咳嗽了一声，便又默然。

秋心勉强的笑了，抬头看着月，使眼泪流回眶里，说：“海上的月分外清凉，我却觉得有点冷了。”远说，“你要大衣不？我替你上舱拿去。”说着便站了起来，秋心也站起，说：“不必了，我想下去，白天倦了一点，我们都早点休息吧。”

远把她送到房门口，道了晚安，便转身去了。秋心关了房门，惘然的慢慢的易衣解发。这一天的经过，太突然，太意外，太像梦境了，她心里纷乱得不知从何处想起。她恨自己十年的劳碌的生涯，使她见了自己拒绝过的远竟不住的咽回将落的眼泪，“这是女人！”她自己诅咒着，“在决定了婚姻与事业之先，我原已理会到这一切的……这不是远，是这一年以来的劳瘁，在休息中蠢动了起来，是海行，是明月，是这浪漫的环境，是我自己脆弱的心情……”想到这里，她看着镜里，自慰似的笑了一笑，连忙回身把衣

服挂了起来，捻灭了灯，睡在被里。

闭目卧了一会，觉得满眼的月明，睁开眼，月光满室。她微微的觉得热，赤足起来把圆窗开大了一点，重行卧下，把毡子推在胸前，枕着手臂，听见窗外海风呼呼的响，阑边似乎有革履声很匀整的来回走着。也隐约的听见歌声和笑语。

“远不知睡了没有？”她惘惘的又想了起来，“这样的月夜，……只有，我们两个……假使十年前是另一个决定……”她忽然摇了摇头，将毡子向上拉了一拉，盖了肩头，紧紧的又闭上眼。

在出去早餐之先，秋心自己决定着：“不要让远觉出什么来，而且，原也没有什么，少在一处，少谈话，我要做的事情多得很，此外，会里演讲的稿子……”她理出水笔和笔记本子来，预备饭后便到写字室里去写。夹起本子，走出门外，却又回来换了一件颜色很素艳的衣服。

远和昨晚一样很客气的站起，替她推好了椅子。脸上仍是很平静，丰满的颊上，飞着健康的红晕。秋心忽然觉得自己眼眶有点酸，头也微微的痛，“失眠到底不舒服，”她心里想，一面却自自然然的和远谈着话。

远说九点钟便到烟台了。有大半天的停留。船上也无事，要不要上岸去看一看。秋心略一踌躇，便微

笑说：“恕不奉陪了，我还要预备演讲的稿子，难得船停着不动，为书写也方便一些，我想利用这半天的工夫。”远也不坚持，用完早饭，便道了歉先走了。

绕进了青翠的两面的岛山，船便徐徐驶入湾港，晨光下海山一片腾着濛濛的光雾。望见山上树丛里栉比鳞次的灰瓦，近在眼前的白色的灯塔，半隐于树梢岩石之间。舢舨穿梭的小鱼似的，簇聚到船边来。她看见远戴着帽挟着大衣，下了小船，仰见她时还笑着挥手。

回身便进了客室，打开笔记本子，写上演讲的题目，“妇女两大问题——职业与婚姻”，她忽然写不下去了，皱了皱眉，凝思地在已写好的几个字的周围，画上密密的圈子。

午饭是独自用的，倒也觉得自然。饭后睡了一觉，三点钟便忽然醒了。听见窗外人声嘈杂，“船快开了罢？远该回来了罢？”她起来净过了脸，便走出阑边来。

远正在上扶梯，左臂挟个纸包，右手提一个筐子，走到她面前笑着说：“这里的果子真好，你看这筐里的葡萄，我的孩子们都爱吃这个。”秋心也笑着，低头掀开筐盖，说：“颗儿真大，又香，那纸包里是什么？”远笑道：“这是花边。我的太太说这里的花边又好又便宜，吩咐我多买一点，好送人。我也不会挑

选，只胡乱买了几把，刚才你要和我同去就好了。”秋心勉强地笑了一笑，没有说话。

船又慢慢的开行了，从这里又上了许多外国旅客，大半是避暑归来的，都带着小孩子，舱面上顿时热闹了起来。秋心和远都倚在阑旁看孩子们扔绳圈玩耍。

秋心因问：“你的孩子们都多大了？长得像谁？”远说：“大的是男孩子，八岁了，小的是女孩，才五岁。至于长的像谁，却也难说，只在我们两人之间。小孩子真奇怪，抱着他们对着镜子，觉得他们又是你自己，又是另外一个人……”说到这里，看秋心凝眸远望，便又咽住。秋心忽然回过头来，笑了一笑，说：“我听着呢，——你太太很年轻很美丽罢？你们的家庭一定是很幸福的。”秋心说着，一面注视着远。远略一迟疑，说：“是的，我的太太比我差不多小十岁……你到上海，一定要到我家里来住几天。”秋心说：“谢谢，我一定要去的。”这时的晚餐钟响了，他们便一齐走入餐室。

他们的桌上，添了一对外国年轻夫妇，和一个小孩子。远和那男人认识，便过去招呼，大家介绍过，握过手，便一齐坐下。那孩子只有四五岁光景，红颊，大眼睛，很活泼可爱的，他母亲推着他说：“看见张先生了没有？还不问好。”那孩子便笑着对远说：“哈

罗，张先生。”回转身又对秋心笑了一笑，说：“张太太，你好。”秋心不觉脸红了起来，刚要说话，远连忙说：“这位是何小姐。”他母亲也笑了，说：“你快说‘对不住’，我忘了替你介绍了。”孩子只嘻嘻的笑着，抬头看着秋心。

秋心很沉默，只和那外国太太问答几句。远和他的外国朋友却说的很热闹。饭后那外国太太便带孩子去睡觉。远和那男人走入吸烟室。秋心自己回到屋里，穿上大衣，独自走上舱面上去。

月光比昨夜更清更凉，海风也似乎更大更冷，阑边站不住了，秋心拉过椅子，坐在吊着舢舨的黑影下，一面避风，一面望月。

舱面上没有一个人，除了船的进行声和宏壮的涛声风声之外，四围是无边的静寂。月光之下，海波几乎是白色的，一层漠白的微波之上，有万千的银星跳舞着。这一道银星之路，从她坐处直引到天边月下。

“假如能乘着海风，踏着光明之路，直走到天的尽头，……”她心里充满了诗意了。十年来劳碌的生涯，使她没有功夫让自己的幻想奔放。这两天中，对于工作，似乎决鼓不起兴趣来，她就让自己沉浸在奔放的幻想里。

“什么是光明之路？走着真的‘光明之路’也和

这‘凌波微步’一样的不可能，昨天看去是走向远大快乐的光明之路，今天也许是引你走向幻灭与黑暗。……十年前看去是光明之路，十年后……”秋心把面颊埋在双掌里。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秋心惘惘的抬起头来，愕然的看见远背倚在椅前的船阑上。笑着看着自己。

秋心脸红的笑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一声不响？吓了我一跳。”远走了过来，站在她的椅旁，笑着说：“我来了好一会了，看见你蒙着脸坐着，没敢惊动。”

秋心没有言语，抬头看了看远，又抱膝凝注着月明。

远默然站了一会说：“你似乎不大高兴，小孩子懂得什么，你就介意。你仍和从前一样的……”

秋心忽然站了起来：“我为什么不高兴，也没有把那小孩子的话放在心里，你也说说，我从前是怎样的？……”她说着似乎生气了，双臂裹紧了大衣，抬头嗔视着远。

远也在看她，眼里忽然充满了温柔，声音也低着：“秋，你我又不是新交，你的神情我难道看不出？今天晚上，你就不多说话，所以饭后我也没敢追陪着你，——你不但今天晚上不高兴，这两天来，我常常看见你不高兴。”

秋心仍旧抬头嗔视着，心里却颤了一颤，过了一会，她垂目坐了下去，说：“对不起你，假如你真觉得我不高兴。这些年来，我的工作真是很累，一到休息的时候，对于四围的一切，我就更觉得厌倦。我要走海道，就为的要避开熟人熟事，没想到……”远也坐下了，很诚恳的问：“真的，我很愿意知道你生活的状况。你工作紧张到什么程度？工作之余，作什么消遣？你知道有工作无娱乐，是会使人枯燥厌烦的。”

秋心微微的叹了一口气，说：“我的工作真算很顺利，不过顺利中也有厌烦。工作之余，本来多回家走走，母亲死后，弟兄们都分开了，十年来朋友们也零落星散，谈话也没有了伴儿。寂寞，就是这寂寞，有时……”她又勉强的笑了笑：“其实这也不是很严重，不过忙碌后的寂寞，使人觉得不大……”她停住了，远也默然仰天不语。

月儿已升到天中，海风更厉了，秋心微啜着站了起来：“下去罢，天不早了。”说着便要走。

远伸手出来，把她拦住：“秋，你还有一个朋友，一个永远忠诚的朋友，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假如你不介意，希望你让我们有随时得你光临的机会。”

秋心凄然的笑了：“谢谢你，你的一个美满完全的家，来了我这么一个陌生的人，你们不会觉得……”

远握住了她的手：“这一切，我早应许过你，秋，假如当初……”秋心只凝然的让他握着手，眼泪已流到脸上。

远又说了下去：“寂寞，我也不是没有寂寞的，我爱我的孩子，我是一个尽本分的丈夫，但有时我也想，假如当初……我的家，我的孩子，会千百倍的胜于——”

这时梯边有几个人，谈笑着上来，这一对紧握着的手，便慢慢的分开了。

回到屋里，呆坐在床边的秋心，又开始的痛恨了自己，这一小时的谈话，不是自己所想望的，为何在十年后重见的远的面前，竟然暴露了自己的隐弱，而且对于远的家庭是否有破坏的责任，她愈想愈难过了，咬着牙说：“从明天起，直到离开这船为止，我不再见远的面了！”

第二天早上，本想不起来，叫仆役送饭到屋里来吃，又恐怕远以为她是因悲成病，无形中也许使他有报复的快意。她就又若无其事的走了出来。

远也很宁静，很自然，餐桌上大家只泛泛的客气的谈着话。这一天就自己在写字室中度过，她拟了两篇演讲稿，不到黄昏，便写完了，心里很觉得痛快。

晚餐之前，她休息了一会，重新梳掠，走到阑前

小立。这夜正是满月，海面上飞腾着一层漠漠的光雾，徘徊着的她似乎因为一天的枯坐心里又起着抑郁惆怅：“这是末一天的旅程，末一天的明月了……明天起又是劳劳的俗事了！”她微微的叹喟着。回头看见远从那边走来，她连忙装作没看见，在钟声中，随着大家，走入餐室。

饭后，把孩子送回了屋里睡觉，那一对年轻外国夫妇，便提议上舱面看月。秋心无可无不可的赞成了。远看着秋心没有言语，也跟着他们上来。

看着月，谈着话，大家兴致都很好。那一对夫妇，尤为活泼快乐，谈话之间，他们时时说到自己从前恋爱时代的旧情，互相嘲弄。女的笑说：“他说假如我不嫁他，他这一辈子就没有了快乐了，秋夜也不看月，冬夜也不围炉了，你们看，为着怕他一辈子不看月不围炉，我才嫁给他的。”男的也笑了：“哪里？我是怕她当了老姑娘，才娶她的！”说着他们都大笑起来，远也笑了，笑得很欢畅自然，秋心只附和了几声，就收住了。

坐了一会，远先站起来说：“对不住，我先下去了，明天一早就到了，我要收拾收拾箱子去。”那一对夫妇便说：“忙什么的，难得月亮这样好，我们再谈一会。”秋心也看着远说：“再等一会，我们一齐下去。”远微笑着说：“不为别的，明早我的孩子们一定

来接我，我替他们买来的北平的东西，都压在箱底，我想先去理了出来，免得明天他们要时又等不了。”秋心便不言语。那一对夫妇笑了：“你真是个好父亲！我们也该下去了，万一孩子醒来，不见我们也是麻烦的。”两人说着也都站起。秋心只坐着抬头笑说：“你们先走罢，我还要坐一会。”远走到扶梯边，又回头很柔和的说：“现在夜里很凉了，你坐一坐就下去罢。”

这日又是阴天，淡淡的晓烟里，“顺天号”徐徐的驶进吴淞口，失眠的秋心，独倚在阑旁，除了洗刷舱板的水手们之外，舱面还没有行人，晓雾中已看见了两岸层立的建筑物，和一块一块的大木牌广告。秋心惘惘皱眉：“总是阴天，……总是这招人厌烦的一切！……今天会里不知有人来接没有？……远的孩子……远的家……也许他会，……”想到这里，又摇了摇头，自己惘惘的走进屋里去。

客人渐渐的都起来了，都匆匆用过早餐。乱哄哄把箱篋收拾好，叫仆役提到阑边梯口，堆在自己的身边。就在这纷乱中，秋心也穿了大衣，拿了皮夹，提了箱子，走了出来。这时外面已看见两旁楼屋渐近，码头上人声嘈杂，船在极慢转移之中，徐徐靠岸。忽然听见远在自己身后呼唤，秋心回头看时，远正满面

笑容的向着码头上招呼，顺着他手势看去，人丛中站着一个人年轻的妇人，两手扶在身前两个孩子的肩上。扶梯刚刚靠好，他们便最先挤着跳了上来，远忙走到梯头扶着孩子们的臂儿，把他们拉到客厅的门口。

秋心也忘了跟着大家下去，她只凝注着这欢乐的一群。远的夫人很年轻，很苗条，头发烫得鬢曲着，发的两旁露着一对大珠耳环，丰艳的脸上，施着脂粉，身上是白底大红花的绸长衣，这一切只衬出她的年轻，并不显得俗气。男孩子是帽子挂在颈后，白上衣，青绒裤子。女孩子，短发齐眉，浅黄色衣裳上面套着圆领短袖的浅黄绒衫。两个孩子都露着大半截肥白的小腿。

这一家人笑嘻嘻的互相问讯，女孩子抬着头，抱着父亲的腿，清扬的眉宇，完全是远的神情。男孩子牵着母亲的手，笑着站在一边，那小小的嘴唇，和远的夫人一般无二。

远忽然回头，看见秋心站在梯口，便连忙拉了孩子走过来，他的夫人也跟着过来，远替他们都介绍了。孩子们抬头和秋心略一招呼，便左右牵着远的手说：“爸爸，车在码头上呢，我们上去罢！”远一面推着孩子，一面提起箱子来，对秋心说：“这里有人来接你没有？若没有，我的车子可以送你，先到我家里坐坐也好。”远的夫人也笑说：“真的，何小姐，先到

我们那里歇歇。”秋心连忙说：“谢谢，有人来接我，我看见他们在码头上了，你们先走罢。”

这一对夫妇在两个孩子推挽之中，便下了扶梯。秋心看着他们上了车，几只手在窗外向她挥动，这车便徐徐开动，渐渐便转过街角……

这时船上的客人已将走尽，码头上的人们也渐渐星散。秋心自己提着箱子，慢慢的走下船来，到了岸上，略为站了一站，四顾阴沉之中，一阵西风，抹过她呆然的脸上，又萧萧的吹过，将船边码头上散乱的草屑和碎纸，卷在地面飞舞着。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6年7月1日《文学季刊》第一卷第2期。）